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南北朝

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是為宣帝春正月陳主項立是為宣帝陳安成王顓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前事具至是遂即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

已陳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
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于胡后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

婁定遠昭之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通唐愚連猛高阿那肱胡長樂八人婁定遠喜士開因

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太后召問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

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

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侯卒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為胡

數士開受納賄賂亂宮掖之舉太后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

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

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廢帝廢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

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辜

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甯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

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

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名鳳昌為領軍陸合章穆提婆為女侍中穆提婆漢陽為開府儀同三司

祖奭為祕書監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詔倭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

主數喚美戲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合章以保養

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宣前坐其夫賈超謀叛配戍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疆祿令宣養之謂之乾阿彌令宣巧黠善取媚

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種舍利有寵于齊主令宣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班士開亦以班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宣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祕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順定廣州天嘉四年順卒紇代為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

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

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注見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

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

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涯口水經注涯水逕舍涯縣西右會潯水謂之涯口 涯水即連水潯水即始興大江舍涯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

禽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幘安

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于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

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為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于鄴

辛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章孝寬戰于汾北汾水周師敗績先是周勳州刺史章孝寬請築城

陳氏能知大
流洶為不悼
巾幗至其子
以太守潛通
功資易足矣
乃竟錫之通
侯是何賞罰

楊素在周既
移周於隋
又勸立煬帝
以速隋亡
鄭大順得云
孫心富貴邪

于汾北時周齊爭宜處久而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勢師陳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于華谷
州四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盡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爲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爲欽今日泉掌鎮在絳
北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

魏郡隋改文成爲在今晉築南汾城在今晉以偏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

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城而還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

曰此城三面重瀾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瀾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禽之

遂取汾州敷至鄆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諡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

偏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

湯年久黃汁也治大熱病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

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舉重

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舉請禁推收禁而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

可之儼誑領軍庾狄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信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

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魯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齊諸王皆呼嫡母爲家妹乳母爲姊姊妹爲妹妹令萱聞之戰

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

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

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爲舉措稍長自不然頗寬其鼻齊主拔刀鋟築其辯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貴已而陸

令賞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既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

時魏年十四遣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

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

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爲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陸令萱爲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爲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

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欲立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

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曜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

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史周官後下大夫王軌太原人右侍官侍御置

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

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璽禮記天子晉璽鄭康成曰璽亦符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

之右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

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護習故誣弗之疑孝伯爲人沈正忠誠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爲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疏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還太中大夫

以開至是以爲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疏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還太中大夫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陳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

冢宰實奪之權

又謂憲侍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嚴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違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轉隨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命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

吾之夙心公當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衛公直性浮詭賁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

既召而行之檢
既尤甚以元
其諫附之設
以固鮮曉榮
爲得計不踰
時而即下之
昭昭即隨之
名死北徐身
之燭鑒若此
何後世猶有
卿客以爲求

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人

斛律光在齊
之倚南朝齊
使反國者以
行反國者亦
因蕭同且
議說交傾且
據久蓄物必
生信而後發

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

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間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

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

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問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

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貪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為士卒周韋孝寬密為謠

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木不扶自舉令譁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

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

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聲震關西豐樂漢之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以問韓長長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遠信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

齊主惡之故士家藏弩甲僅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

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

拉殺之血流于地刻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千石郗那祖信領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

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以百珽大慙及出入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

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

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為敕其境內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為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

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 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恆齊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六 南北朝

人不作皇后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已而令董潛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制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爲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舍其子大選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

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

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龍于周主神武公賈毅尙襄陽公主生女尙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疆頭勇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周主深納之 賈毅字天武繼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尙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盡國害民

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斑奏置文林館以待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珩郡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

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

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

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尙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

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黃藻字仲昭巴山新出歷陽齊遣軍救歷陽藻

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雖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子瑱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不可爲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而泣 源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

故文宗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

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

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穀弓未發摩訶擲銃鏃小鏃也銃蘇典反中其額

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

慎勿輕圖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曰瓦梁縣在江甯府六合縣西廬江注俱前歷陽合肥注俱前皆降

于陳灝軒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瓜步胡墅俱在今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

漢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漢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漢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閣暨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

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王子沖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懷怒釋子

沖不問珽由是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

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賜出恩敕以為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珽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

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卬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為中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

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教其指麗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

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就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贊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書之始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字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無及矣周主敕答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惟

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嘗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遇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城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城中多病腫泄死者十六七齊皮景和瑗邪下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

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禽王琳等

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禽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給資

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吏以酒哺來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

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學杯屬徐陵曰賞卿

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前已略陳淮陰陶山注俱見前濟陰東魏鄆郡故城在今濟南徐州胡三省注

齊南徐以別于京口之南徐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楊瑒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

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

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謂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

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

門道士竝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

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齊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

子器置祖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歐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魏十姓之一謙字彥恭鮮卑人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

為新巧先為胡后造珠璣珍物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魏后營之既而魏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

轉既以殘虐為失刑及已達繁密之其樂尤而效之供娛非復人倫矣高歡世濟黑道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刺洵不爽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橋飾好名天下焚錦豈可講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彌罪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齋見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

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頤陳德信等竝參豫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竊者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

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子餘人饒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見鬼人巫覡輩也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

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

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精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壽甌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強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棄其驍勇立爲部伍彼既東南奔潰所向摧殄

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周竟慨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遠養且復相時則宜選

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駕遠馭坐自兼井也三鵠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

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

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

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水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

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

伏安大安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潭城有懷慶府孟縣周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

墉周主攻之不克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

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陳太建八年齊隆化申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贊伐吐谷渾 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宮正宇

文孝伯從行至伏案城前注見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字正儀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主怒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九

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父名泰即不
宜為太子
事與韓愈諱
辭所譏無異
理陳宜聽之
何郡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爲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爵侯之孫不宜爲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游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

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至晉州遣內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

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縣宋省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

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

彥字相如安定高氏人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數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

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

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

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

妃竝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

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道內參詣晉陽取韓穆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爲秦晉命淑妃著之然後去洪洞北齊縣隨爲縣今屬平陽府周主入平陽

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注見前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

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

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陰令覓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

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

名流涕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擲秋投石以擊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

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

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日復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禽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

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鄆廣甯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兵趨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踐行逆戰解律

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計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齎饌射高

勳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鄆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顧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廣

帝王季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潛高祖第十子高勳字敬德清河王岳子斛律孝卿太安人羌黎之子

丁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恆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齊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恆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肱引周

師追緯及恆獲之遂滅齊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共二十八年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是太子

恆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廣甯王孝珩求拒周師高緯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領軍尉

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

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獨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滎陽人世榮

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往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

開周主入鄴遣令堵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熊安生字植之長安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

使高阿那肱守關注見前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恆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

生致齊主屢敗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憂

安生既死經其未聞通
經其未聞通
大國破而異
晉門以待異
何安車駟馬
之賜上下蓋
爾失之

金繫窻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禽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諡并爲改葬子孫隨蔭敘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子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爲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魏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擗袂泣而不言以敬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甯王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齊廣甯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于信都

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潛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憲謂

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遂宗社願領今日得死無愧境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齊寢不報永業憤憤及聞井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傳伏不下

周主遣章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今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伏於齊武鄉公已被禽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

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助骨賜伏伏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子賜反饋之芻米也致餼養餼也熱曰設九儀主

也九介實副受享于廟享獻之禮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嗣嗣賓勞賓慰問還贊執圭爲贊致享享膳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

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詔諸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奏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跡清廟可悉

毀徹彫斲之物竝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絹絲布圓綾紗絹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履布被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五家爲保有長隲五丁若地頃以上皆

死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園彭城陳主問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呂梁注見周徐州

傳伏始拒周人自若確乎不可風撓者及聞齊主成節而幡然改食而幡然改節拜爵不死無二母乃死冥以忠事豈非子之官豈非

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蔡敬歷諫曰師老將驢不宜過窮遠略陳主怒以爲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于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明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

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遂奔突厥仇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謀之營州魏置治和龍刺史高寶甯齊之疏屬

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鄭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甯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以寶甯爲丞相突厥舉兵助之

已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爲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寶甯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爲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徒死蜀中

戊陳太建十年周宣帝寶宣政元年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

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卽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怛懼蕭摩訶

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塞旗陷陳將軍

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句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

得進退無據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蹙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

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

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

誠汝周羅喉字公布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卽召蔡景歷以爲諸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阜紗全幅向後撲髮仍裁爲四脚

夏五月周主遣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贊立是爲宣帝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

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武帝

皇帝廟號高祖葬陵太子卽位卽還奢欲會無威容捫其杖褒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僭而幸之超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

詔議卽吉樂運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

周主賀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

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

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憚由是疏之乃與于智謹之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

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辨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甯復圖存但

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舉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降辭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賜姓

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以

孔順長至是堅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

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已陳太建十一年周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

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醜于正武殿告天

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

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與櫻詣朝堂陳周主入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

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離為讎今乃違窮者逼其六猜賦下民以幸俳優

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誠不能虛布儲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

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賊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

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

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以君盟臣齊
周力強盛無
國而盟及茲
臣豈逆見日
陵後險他日
將為潛軌欲
逆謀乎願不
能教誠防閑
復界以主此
刀抽所未必
非載書階之
風也

十五

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結及

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囑以後

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冲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譽

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祕不發喪昉

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偪之儀速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

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突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

諸衛既受敕竝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

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在今西甯府碾伯縣郡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宋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二后也為尼以楊

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徽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

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

夫高顗字昭元勃海修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引為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佐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

第曰待事甯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義而行之朝

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章孝寬將兵擊之堅以迴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

以章孝寬為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

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

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鄆公章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齊州總

通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之歸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灝往

布腹心穆使灝奉尉斗于堅曰順軌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鎰金帶還堅十三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

應迥後知穆剛堅慨然太息曰國家富貴數十人直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